K+9

列傳第二十七

魏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兄恭 昇弟淵

張繡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尚 子玄 許允 李豐 王經

荀彧

賈詡

張遼

袁渙

張一物字雅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爲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敎以御四方徵天下豪桀以爲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爲校尉屬之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爲假司馬靈帝崩碩爲何進所殺楊復爲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以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表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扶羅屯雒屯漳水單于敎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與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敎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今幸有不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大

司馬湯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劉之滂泣輒原不問藉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圖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屯市遥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睦固又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妥演邀擊破之於射犬城斬固盡收其衆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張燕常山眞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眞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瓌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爲帥

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寖廣燕善招攜故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内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郡縣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北攻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爲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亚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千户燕薨子方嗣

方薨子融嗣燕曽孫林譽惠帝世爲門下令史與趙王倫爲亂未及暮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

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等縛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分遼東郡爲

遼西中遼郡署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
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
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理兵乘鸞輅
九旒旃頭羽騎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
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
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
郡烏九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
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
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
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淫爲閹人劣弱不
治國太和二年淵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
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
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明帝於是拜淵大
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軍如故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
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宣賓客出惡言景初元年乃遣
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責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
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

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
擾北方二年春遣大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
遣將軍早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壍二十餘里
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懿令軍穿
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
夜走還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懿復
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壍會霖雨三十餘日遼
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
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
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千丈從首山東北墜
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
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
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
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晨炊有小兒蒸
死餽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
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
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始淵兄晃
爲恭任子在洛陽淵首到晃亦坐戮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儁繡爲縣吏閒伺殺勝卬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桀董卓敗濟與李傕擊呂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也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淯水繡舉衆歸之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及紹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繡手與之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户時天下户口減耗十才一在諸將之封未有滿千户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於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爲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儁繡爲縣吏閒伺殺勝郡内義之遂招合少年爲吕中豪桀董卓敗濟與李傕擊吕布爲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也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也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淯水繡舉衆歸之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没繡還保穰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及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繡手與之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定宜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户時天下户口減耗十才一在諸將之封未有滿千户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於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

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
魯遂襲殺修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
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
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
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
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
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
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
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

爲鎮民中部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
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曰
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
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
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
西民從子午谷奔魯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
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
肯勒衆數萬距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
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倉卒往功必輕不如依社灌赴

朴朔相拒然後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四川至左右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爲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户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原侯子富嗣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因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

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帥白馬還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桼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懼

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決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朝質者遂絕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呼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輒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旱蝗大作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郭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録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假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從克壽春及數月薨謚忠侯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産業子充嗣帝追思惇功啟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户賜惇七子二孫爵皆

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林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林
即清河公主也林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
充薨子廣嗣廣薨子劭嗣韓浩者字元嗣河內人漢末
兵起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爲縣藩衛太守王匡以
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勇壯陽爲河陰令卓
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屢戾侯
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擯
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
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
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
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
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
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
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遂與俱
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
史渙字公劉沛國人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
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
四年薨子靜嗣

憂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君家曾有縣官事淵代
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
幼子而活亡弟孤女人以此義之太祖起兵以別部司
馬騎都尉從遷陳留頼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
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
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
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
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疾奔樂安黃巾徐和
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臧霸等平原郡兵擊大破
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十二十四年以淵為行
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
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
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
偷廩冼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
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
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
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

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氐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詭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仇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回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遂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鼙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氐二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

馬乃假淵節初袍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
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袍罕月餘拔之斬建及
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卻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
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
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虜步闡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
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二
武都氐羌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
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
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隴

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
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
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卻護東圍自將
輕兵護南圍備挑戰卻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卻爲
備所襲淵遂戰死諡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
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姊長子
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
亭侯黃初中賜淵中子覇太和中賜覇四弟爵皆關內

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從樂浪郡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威弟惠樂安太守惠弟和河南尹和弟穆自孺子時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箠衆莫敢逆淵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驺馳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宴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穆弟榮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百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剌愍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剌也客亦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而戰遂沒陣衛尉子續嗣爲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襃嗣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太祖定冀州尚爲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爲五官將文學魏國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

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録
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
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
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善
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
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
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
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對江瑾渡入
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潛步騎萬餘

人於下流潛渡攻瑾拔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
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勑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
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
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
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
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
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
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
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

辜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
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
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毗之不悅形之
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
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玄世名知人爲中護
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後多牧州典郡立法
垂教者大傳司馬懿訪以時事玄上議於懿皆切政理
既遷大將軍司馬師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
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
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司馬懿與
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
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雖號識別然亦不能止
絕人事及師代玄乃整頓法令無敢犯者玄在州與曹
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
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司
馬師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
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韜復尚齊長公主又

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其弟兗州刺史翼求
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事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
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師以
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求寧署
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因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
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
命豐遂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師微聞其謀
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不知而往師以所聞責豐豐
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

能相禽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事下有司收
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
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
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猶當竟夜爲
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
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欲狎而交玄玄正色
曰鍾君何得相逼如此毓遂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
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
以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

愛匈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韜以
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
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初玄爲征西被
徵時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
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司馬懿薨高陽許允謂玄
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
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喜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
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
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

薨師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趨
席而迎師由是惡之初蓋萌於此云正元中紹功
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後李
豐字安國衛尉義之子也義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
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内翕
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譽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
勑令閉門謝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
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
國者是時豐爲黃門

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
崩後爲永寧太僕以免
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
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
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
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
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
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
書曰曹爽之勢熏如湯
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
冰光其意以爲豐雖外
示清名內圖事有似於游光

也及司馬懿奏誅爽仕
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
四年懿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
此非顯選又自以連婚國家思
附至尊深疾司馬氏私
夜送豐尸以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
以其狀告且勑之乃愛
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
入乃上遂遣使收翼翼
逐有廢易之謀及事敗被誅師
後妻散騎常侍荀粲姊謂翼曰
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
共同赴水火者誰翼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
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

同死生者去亦不免與竟從坐先是中領軍許允與豐
及玄親善時有詐作天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
尉共録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
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關呈大將軍後
豐等事覺允亦坐誅死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
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
明帝時爲吏部郎遷郡守咀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
加罪允妻阮氏陰共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
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共郡太守雖限滿文書亦
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
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後出爲郡守稍遷爲侍中尚書中
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
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是時朝臣遷者多
耳而衆人咸以爲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
以允代靜爲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已受節
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
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

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
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去耳安用是爲邪允曰
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既而復謂其妻曰吾
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
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厠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
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
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
八仲將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
相笏經又有長文以語韋仲將仲將工楊
法語程中伯是故有十三家相法傳於世帝以允當出
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

顧當與帝別涕泣歔欷會詔罷出詔促令去會有司奏
允前擅以儲錢穀乞諸僊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
問竟得減死徙樂浪郡卒於道中阮氏賢明而醜允始
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阮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
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
起阮捉裾留之允顧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對曰新
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有
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
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皆少有令聞允既爲

師所誅門生走入告阮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阮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師遣鍾會觀之謂會曰若其子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奇猛知之以語其母母荅汝等雖佳才具不多可率胷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奇等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奇猛後皆貴顯時又有清河王經者字彥偉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綯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

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母因謂經曰汝由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被誅事在本紀經臨入獄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死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經為司隸時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及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曼以家財收葬焉允始與同發名同郡崔贊者亦嘗戒允以處世太盛允不能用以至於敗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朗陵令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議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求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鄉里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行其留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彧謂其雄略初平二年乃去紹而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太祖爲鎮東將軍領兗州牧彧又爲鎮東司馬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彧任留事守鄄城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皆應之邈乃使人譎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到城下求見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

之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欲輕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或曰貢與鄧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太祖焉二年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所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棄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積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己有則將軍尚安所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大事固有棄彼

取此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太祖於是大中其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衆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太祖曰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雖御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便豪傑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爲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薦從子攸及鍾繇郭嘉陳羣杜襲司馬懿戲志才等太祖以或爲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臺康爲涼州後敗亡自太祖之迎天子都許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

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即見太祖問之太祖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此其所長也公以十勝紹運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彊其何能爲太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禍以究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

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見山東方急必各擁
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
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矣乃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
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
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
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
統其兵殆難克平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
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
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

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
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
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今軍食雖少未甚困弊漢在滎陽
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挫銳也公以十分
若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
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止遂
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
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
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

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歟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
歟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
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
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濟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
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
繇傳八年太祖録前後功表封畛爲萬歲亭侯九年太
祖按鄴領冀州牧有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部所
制者廣大天下易服太祖將從之畛言曰今若依古制
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
公前屠鄴城海内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守其兵衆
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内
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之長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
時荀攸常爲謀主畛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
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
之以功封列侯太祖以女妻畛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
畛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禄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

餘財十二年增戔邑千户合二千户太祖將伐劉表問
戔策安出戔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
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
趨宛葉如戔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
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戔戔以爲
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
權表請戔勞軍于譙因輒留戔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
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戔疾留壽春太祖饋之食
發視乃空器也於是戔飲藥而卒年五十漢帝哀惜之
祖曰爲之廢讌樂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稱魏公云子
惲嗣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
文帝曲禮事戔及戔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睦
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 翬音翼 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
俁御史中丞俁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詵
弟顗咸熙中爲司空惲子 翬音翼 嗣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
鄉侯年三十薨子顗嗣翼官至中領軍薨謚貞侯追贈
驃騎將軍子愷嗣翼妻司馬師之妹也師昭皆與親善

咸熙中開建五等爵以著勳前朝攸封愷南頓子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攸少孤年七
八歲叔父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
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及曇卒故吏張
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
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何進秉
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
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
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
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真剪殺之以謝百姓
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
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
卓死得免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
駐荆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遣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
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蠻蜀豈平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太祖
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五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

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游軍依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急攻之

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耳何去之太祖曰善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

迎運糧將驕卒惰可邀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
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軍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璆
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營降紹遂棄軍走紹之來洪疑
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
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開
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
以爲袁彊宜先平之譚當
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
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讒惡其勢不兩
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
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
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陵
樹亭侯十二年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
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户并前七百户轉
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
祖征伐常謀慕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
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

愚不可及雖顏子窮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晝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攸後從征孫權道薨時年五十八太祖言則流涕每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又常稱荀令君才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君子以爲言長子緝有攸風早卒次子

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之知惟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密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成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

陝翊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翊說之使攻長安語在卓傳傕既得志以翊爲左馮翊欲以功侯之翊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翊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翊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翊昧於榮利柰國朝何乃更拜翊尚書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爲令僕論者以此多翊而於傕等復多所匡濟故皆親而憚之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鬬長安中傕復請翊爲宣義將軍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翊

力焉天子既出翊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翊同郡遂去傕託煨翊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翊禮甚備翊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翊陰結繡繡遣人迎翊翊將行或謂翊曰煨待君厚矣君無謀主亦願得翊則家與身必俱全矣翊遂往繡競子孫禮煨果喜視其家翊說繡與劉表連和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翊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

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耒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速往必利繡從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還縱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相能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卒

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表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爲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舉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曩

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
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
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閉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
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
為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
三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
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
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華土若綏之
以文德而儉其變則平之不難今吳蜀雖最爾小國依
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盧實陸遜
見兵勢據險守要況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
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與權備
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
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
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謚肅侯 晉司徒缺武帝問
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昔子穆嗣歷位郡守
穆薨子模嗣模子瓚瓚弟會龍從弟定皆至大官顯於晉
世

来渙字耀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爲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趨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皖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耳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加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將軍之意渙辱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及布敗劉太祖時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衆官車各爲禮太祖乃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太祖益以此重之渙言於太祖曰天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我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天然故可與之死

而可與之生白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
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漢聞明君
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
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
得不同者也若夫恭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
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
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
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雷拜爲沛南部都尉
時新募民開屯民不樂多逃亡漢白太祖曰夫民安
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
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爲梁相漢
每勑諸縣務行緣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
則禮詳世亂則禮簡今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
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忠恕異思而後
行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疾之病云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
大夫丞相雷蔡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
終不問產業子之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

其清魏國 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漢言於太祖
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
收編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
遠人不服苟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
者羣臣比賀漢以爲喜爲備舉吏獨不賀吾官數年卒太
祖爲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
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雖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汝之家也文帝聞漢昔距
呂布之事問漢從弟敏漢勇怯何如敏對曰漢貌似和
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漢子侃亦精粹
開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初漢從弟霸公恪有功幹
魏初爲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
子曾與侃復齊聲交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
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霸弟徽以儒素稱遭
天下亂避地交州司徒辟不至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
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爲漢司徒父延爲
太尉太傳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

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
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
卓承弟昭特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誅卓衆寡
不敵難以成功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
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
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也遣承與相見術時欲
憑據即以問承承以正議抗之語在術傳是時太祖將
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
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冀德雖衰天命未

改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
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
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爲
山東賊所得範宣詔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
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
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荆州還範得見於
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
及郎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曰舉動必諮此二
人世子執子孫禮範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

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劉楊駿俱被誅事見晉史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闔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恐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悚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

所在有治績文帝爲五官將以選爲長史遷左軍
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
及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
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
亂遼東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東上多
雅慕之由此知名及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
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
淵與其事淵憂陳損益相土墝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五年中倉廩皆實百姓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

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東銀等既破後有
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
得生者千餘人舊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
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
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朔在封域之內銀等叛
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
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
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曰此郡既大今在
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閱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

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六僕射列卿位布衣蔬食

禄賜散之宗族故舊卒官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毋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隣里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卹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相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劾者輒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而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昇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壘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怖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

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衆譚在青州
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脩後獻以事當死脩
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衆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
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
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
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
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
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
樂安太守譚敎復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
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以手
足爲譬力勸譚與尚親睦語在譚傳譚不用其言遂與
尚相攻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
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
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已死下馬號哭曰
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冤太祖敬觀脩意默然
不應脩復曰受衆民厚恩若得收斂譚冤然後就戮無
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
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

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
秦氏政寬在職勢者多奪聚太祖破鄴沒入審配等家
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關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
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
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百姓稱之魏國建爲大
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採
其議乃止徒爲奉常其後嚴才及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
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
爵臺遙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
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君
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
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
至世稱其知人

列傳第二十七

魏

崔琰 許攸婁圭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父信

司馬芝 子岐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子陶　蔣濟 時苗

劉放 孫資　劉馥 子靖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任峻　蘇則　杜畿子恕

鄭渾　倉慈顏斐令狐邵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朱靈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劒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慨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畢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暴橫掻發丘壠琰諫紹宜勑郡縣掩骼埋胔示惻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不從遷冀州牧辟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萬衆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從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遂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萬衆

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蕭條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

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好田獵琰以書切諫請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世子報謝之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

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寵太祖狐疑久之琰露版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文瑾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聲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琰嘗薦鉅鹿楊訓雖寸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及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浮僞謂琰爲失所舉琰聞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平時平會當有變時琰之意識論者好譴

呵而不尋情理也人得談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談宿隙者遥見談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太祖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談者復白之云談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臣往經營談物更曰三日期消息談不悟後數日事故白談平安太祖忽然曰崔談必欲使孤行刀鋸乎更以是教告談談謝更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始談與司馬朗善朗弟懿方壯談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嗣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為不然而談每秉此論談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談常曰此非常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冀州談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貴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談友人公孫宏宋階早卒談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若此後明帝時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談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避迨耳卿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初太祖

性忌有所不堪者嘗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
不虔見誅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孔融傳列在
漢史許攸著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中平隨紹
在冀州嘗議官渡之役勸紹以輕兵襲許紹不從語在
紹傳會其家犯法爲審配所繫遂奔太祖太祖破紹取
冀州攸有力焉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至呼太祖
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
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
得我則安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婁圭字子

伯少有猛志嘗戴息曰男兒當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
騎著後耳廝輩笑之後坐藏匿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
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更不能覺遂
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於荊州北界合衆依劉表
先是子伯與太祖有舊後遂歸太祖太祖以爲大將不
使與兵然軍國大計常與謀議焉劉表亡太祖向荊州
表子琮降以節迎太祖諸將皆疑以爲詐太祖以問子
伯子伯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
至誠太祖曰大善遂進兵太祖寵賚子伯家累千金曰

妻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太祖嘗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太祖出授曰曹公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大丈夫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住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飢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殷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下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莒帝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舊所親着玠荅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矣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太軍還鄴議

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異風素馬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每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出入禁闥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適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寮會坐玠起

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哉之周昌也後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下爲人臣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辜案典謀急恒寒若

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青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黯焉爲相值不衛之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讒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illegible]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黯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玠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囹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靈齧執簡累勤取言職在機近人事所寓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寬無細不理人情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巨作謗謗巨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埶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闇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之遂免黜

卒於家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下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意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制剛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建爲尚書復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八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祖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哀帝時官至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爲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埽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社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峻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出爲城父令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桀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興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興兵迫之急彼恐衆滅必并力戰

攻之既未易校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宻
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笙
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
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亡
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聳昌陽縣爲亂夔遣吏工
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
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新立近以師旅之
後不可卒編以法乃言於太祖請以所領六縣乞依汝
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
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
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
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
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
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
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
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
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
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

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書並選者各任其責
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
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建拜尚書僕射文
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少傅特命二傳與尚書
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
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
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
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鄧儉之世最爲豪汰文
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屢乞遜位詔報不

許薨謚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爲司徒

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
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
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
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
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求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
城太祖辟顒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
舊君有意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

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時
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
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虧撓由
是不合意子劉楨以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彦少
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貴
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
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
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顒入參丞相軍
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
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
殿下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
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
尉

尉從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友嗣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
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少有大節
沈毅有謀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遭歸募兵
得千餘人還到成皐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
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

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十餘
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
祖與袁紹袁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
傑多向之信獨歸心太祖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
被劍韜於陣戰殁紹封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
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
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又有　卓也若
抑之則力不能制秖以構難冀又何能濟莫若且規大河
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
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
遂敗太祖以賊特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
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
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殁時年四十一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録信功表封劬兄邵新都亭侯辟
劬丞相掾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劬爲中庶子從黃門侍
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
益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
請罪劬不敢擅縱具列上劬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

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勑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驕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帝將出游獵勛停車止蹕切諫帝手毀其表而行獵中道頻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止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御風沫雨不以時隱哉昔魯隱觀漁於棠

春秋以為譏陛下雖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按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豈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

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
不可帝益怒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
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
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壘未成
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黜遣而曜密表勛
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為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
五歲三官駁定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汝
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廷尉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
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
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
許遂誅之勛內行脩潔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
二句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
陽山遇賊同行者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
兵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
不義遂得免害以麤車推載母君南方十餘年躬耕守
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營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
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

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掾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縣若至時藏匿必爲留置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實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輒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竇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偏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由是見稱遷大理正有盜官綿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淯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懼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

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褫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籍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隣汾公主侍者兵事無澗神無澗山名在洛陽東繫獄北太后遣黃門詰府傳令芝不通輒勑洛陽獄考竟而上疏言主事帝手報嘉之芝居官十一年數

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閒直遣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穀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

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壅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耨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宮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擧雜亂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當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直不矜廉隅與竇

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嫗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卒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蜀縣縣請豫治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儈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慰圄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竇憲尚書何晏鄧疊等爲之輔翼南陽士秦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

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
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君家未暮
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爲冀州刺史尚書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狄父瑜俱至洛陽道
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愼之行未十
里渡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
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
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
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傕

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
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
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
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荅報由是太祖
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
益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
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
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
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

守司隸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委以後事特使不拘
科制縣至長安發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
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縣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縣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
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
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縣率諸軍圍之未拔而
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禦
之去縣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
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
非寇讎縣曰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
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
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
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得濟水未半縣擊大破之斬援降
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
幹等並爲寇縣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
民單盡縣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户
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縣爲前軍師魏國初建
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縣五熟釜爲之銘曰於

赫有魏作漢藩輔厥初惟鍾宴幹心贊靖恭夙夜匪遑
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
罷就第文帝即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
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
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
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
五百并前千八百户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
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和下令使平議死刑
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
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
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
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
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
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
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
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
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

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求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寮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縣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爲暨化冤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意之異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今鑒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縣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劓刖嫌其

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缺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户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皆爲列侯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未一且盛暑行師詩

人所重實非至尊動動之時也還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偪狹於城南以壇爲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

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以書諫止爽爽不從竟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尉

聽君父已殁臣子得爲理謗及夫爲侯其妻不復

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
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
昭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
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
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
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
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昭
曰善遂將毓行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
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荆州景元四年薨死追贈

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
遊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論議持平終
不毀傷人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
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時同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桀謀廢
靈帝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
事伊霍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
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歆學孝廉除

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敱等敱到爲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敱求出爲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蓋田至南陽時袁術在穰留敱敱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敱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敱爲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敱豫章太守敱爲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孫策略地江東敱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敱敱欲不遣敱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弛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敱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敱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爲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敱爲軍師魏國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敱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是時敱臣三公已下並

受爵位歆以形色怍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喜悅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嘗臣漢朝心雖喜悅猶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儲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聞而嘆息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李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廢墜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臣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愚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三百户轉拜太尉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縗襲奉詔喻指命力疾就會詔言朕須君到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

乃起太和中遣曹眞從子午道伐蜀重駕東平許昌散
上疏言吳蜀負險延命未有其釁宜且留心治道以征
伐爲後事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必使中
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敵之釁可得而
待也帝詔報嘉之時秋大雨即詔眞引軍還太和五年
歆薨時年七十五謚敬侯子袁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
歆弟緝爲列侯袁咸熙中爲尚書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蓄丘長師
事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皆不應時
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徐州刺史陶謙察朗高才以爲
治中朗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若
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
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
守朗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石爲像與夏禹同
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吳郡四
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
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臣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
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

其儒雅詁讓而不害留置曲阿朗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朗策遣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既見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太祖問朗司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比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也讓齊而已太祖然之魏國初建以朗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太祖然之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時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以育民省刑爲勸及帝踐阼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切諫帝優荅之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以爲天子之軍當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鵾鵴集靈芝之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詔不許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

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帝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慍於登之連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勑別征諸將各明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威烈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竟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脩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竊奉使北行往返道路聞衆謠役其可得蠲除減省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征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禦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勾踐欲廣

鄭兒吳邊戍之地名 蹙大竺於姑蘇亦約其身以及

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邹遠有畧近事外戚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獳開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盛民充兵彊而寇戎不實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于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若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

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之不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曉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又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

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壽比於南山矣帝報

之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泰議論記咸傳於世太

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

列侯朗乞封兄子詳有詔聽許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

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

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眞征蜀肅上疏曰前

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

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其爲勞

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遍而不展糧

縣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

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

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紂出關而復還論之
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
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
後日有豐秉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
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
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
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
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杜塞
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旨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
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試之惟龍為納言猶
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戛戛不可得而諱甘誓曰
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
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
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及走之周昌武帝遙可
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
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

書各以事進慶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於漢主也蕭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堯無虧君禮猶存山陽公順天進禪退處賓位不得與唐虞比按漢制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高祖之時上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孝獻皇帝後蕭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illegible]綜[illegible]

業期信不敦刑殺舍卒肅上疏曰天[illegible]民無幾千戈未戢誠宜務蓄積而省徭役今宮室未就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illegible]穀既沒新穀未繼斯則有國之大患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素極已前功夫尚大莫若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優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

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前車覆後
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
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大體臣
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
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舉無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
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汚手宮掖而爲
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可復續者
漢時有化譯驚棄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
帝怪其輕下而釋之言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
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
措其手足臣以爲犬失其義非忠皆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
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肅
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蠲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
帝嘗問肅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
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
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

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
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
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聚孝武令人切齒對
曰遷之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
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
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地今此兩紀有録無書
後遭李陵事遂下遷室此爲隱切在孝武不在於史遷
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填之爲
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
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
恭石顯之屬復雜說邪狹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
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覺後爲光禄勳
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室有司以爲言祥肅曰魚
生於淵而亢於室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奔
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
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
天大將軍司馬師問其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
有亂乎君善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鳴亂

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反師謂蕭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安在蕭曰昔關羽華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之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師從之遂破儉欽等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纏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藺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蕭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蕭女適司馬昭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初蕭著禮論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字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蕭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音秋三傳國語爾雅諸音注又著書十餘篇頗傳於世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
起縣丞王度殿應之燒倉廩縣令畧城走吏民負老幼
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
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
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攻守之
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
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
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
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
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
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
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昱昱
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
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
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此殷人於越以救滑子之說
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殷人於越以救滑子之說

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環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欲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兵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汲讙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虜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禽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

曰不敢復有貳心時沮疑亦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昱又遣別騎絕魯津陳宮至不得渡昱到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表紹使人說太祖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因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兗州未善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之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復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

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冑舉兵背太祖頃之遷昱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謄過於賁育昱遂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南

昱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昱性剛突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

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二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欵以爲公會薨時年八十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字季明有通識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繫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事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預庶政者也昔武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此霸世之便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

訊其人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詞爲賢能其治事以
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
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令忍而不言小人
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
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悉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
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
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麓御
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
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蚤不可信若此

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害若更高選國士
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
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
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雨若使政事得失必感天
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共公遠君子
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
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
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遂而不返也
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而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嘗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戲志才卒後莫可與計事者及潁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為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太祖請嘉曰本初倚冀州之衆而并青從之地廣兵彊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紹有十勝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順以嘉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順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內忌外寬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於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紹謀勝五也紹因累世

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士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者此仁勝七也紹大臣弟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時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後布爲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遂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曰昔項羽七十戰未常敗北一朝失勢亡身死國士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從之遂獲布時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

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用皆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爭交鬬其間還相誰能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必爭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

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將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難之巨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踦蹻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袁坐談客主自知才不足以御備

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盡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及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遂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等略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自柳城還疾篤問太祖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於道遂薨年三十八太祖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增嘉封邑八百戶并前千戶諡曰貞侯子奕嗣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陳群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纘嗣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慶陶長稍入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

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欵誘致其忿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詔檄告郡云得賊羅侯安平張匡辭當攻鉅鹿勿坐昭案檄音令皆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諜葉盧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欵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毀動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

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

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兗州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欲擅承制及楊各遣兵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閉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校萬乘之艱難及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

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坐問曰孤今來在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巨猾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此孤之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

守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東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刺史車冑及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表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表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以書與春卿勸令易節改圖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則忠孝不墜榮名彰矣辭旨可觀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表尚依烏九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

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也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護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斃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

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勑救將徐晃以權書
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
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
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
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
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
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
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
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
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
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
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
幾暴風吹賊船慈詣休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勑
諸軍促渡軍未畢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
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
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
拔昭上疏曰武皇帝勇智過人而周旋畏敵不敢輕之
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尚猶艱難

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設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而爲吳矣邑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棄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等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深以世尚浮僞毀壞風俗爲言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用浮僞故也昭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肅嗣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陽淮南成悬人也漢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父普晉脩產涣及曄涣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

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譖害之性我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後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脚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土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見爲論害之勢勿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勤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刀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即喜寶爲將家僮數人詣寶營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親漢室漸微已爲妻孥不敢權兵遂

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掠爲利僕宿無資望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畢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數下國忿之有辛矣擊之路不便願因上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衆盡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

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與兵伐上繚策衆襲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討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攻之實難又無之不足爲損有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服先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怒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
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
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太祖征張魯
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險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
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食少不如速還便自引
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
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
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
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郡百郡十并其八
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
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
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
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
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
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居七日
蜀降者說蜀中聞漢中破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
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當可擊也太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爲行軍長史兼領軍延

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大爲國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黃初元年以曄爲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故於始終之分不足明年備果出兵擊吳孫權惡國應之而遣使稱藩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爲蜀所伐既外有彊寇又恐中國承其斃而征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有矣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不祥且疑天下欲來者心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

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比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户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殉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受珍貨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帝不聽權既稱王其將陸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悉如譱言五年帝幸廣陵泗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伐吳吳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譱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憂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

將必勤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破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户時有詔令公卿已下會議高皇之父處士君號謚曰議以爲周王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者也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及其祖今追尊之禮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曰議同事遂施行遷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曰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

夕今若不誅後必生患其召懷貳阻兵據後致誅於事爲
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佻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
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
人或問其故曄荅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恪或未
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安也
曄事明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内外皆云不可
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伐曄有
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
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内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之意

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之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綸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已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試盡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聞焉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遷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司馬師以問陶陶荅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

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
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
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惟遣將
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
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零婁遣主簿迎
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
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聞濟
习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
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
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
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
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
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舟陽
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民有
訟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
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
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

西曹屬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逼欲徙都
司馬懿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
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而內疎關羽得
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
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
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
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
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
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
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卹惠愛
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
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見他善但見亡國之
詔耳帝忽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
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
帝意乃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
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
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
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頃之徵為尚書

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
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
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
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蹤船令聚豫作土豚
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
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船燒於山陽池中卿於
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
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

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廣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
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
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
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
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
劉放令子熙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
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弱動陛下卓然自
覽萬機莫不祗肅矣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
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

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慕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營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塞尚附左右音及達肉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伸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

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獘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報嘉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

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
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
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惟當息耗百姓不
至甚弊弊敗之民儻有水旱千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
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
而煦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
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
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
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入數焭之恥害於精爽神

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是以克百斯男者
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
斯言也齊王即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遷太
尉先是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以配
天濟以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
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
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
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

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懿亀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户濟上疏固讓不許初懿之起事也命濟以書與爽言但免官而已及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因以發病是歲薨謚曰景侯初濟爲揚州別駕有時苗者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爲丞相府出爲冀壽春令揚州治在其縣苗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會醉不能見苗苗怒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始至官棄簿奮車黃特牛布被囊君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犢犢是淮南所生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肯時人以爲嫵然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寬弘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濟者濟復位台司不以苗前毀已爲嫌苗亦不爲濟貴更屈意爲令數

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卒濟薨子秀嗣秀薨子凱
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
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
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
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按拯危難翼戴天子奉辭伐
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
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
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亂鷲之時也昔黥布棄
南面之尊伏劒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
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
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荅太
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
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
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
簿記室出爲卻陽侯相贊公魏國建與太原孫資俱爲
秘書郎資字彥龍先是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文帝即
位放資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黃初初改秘書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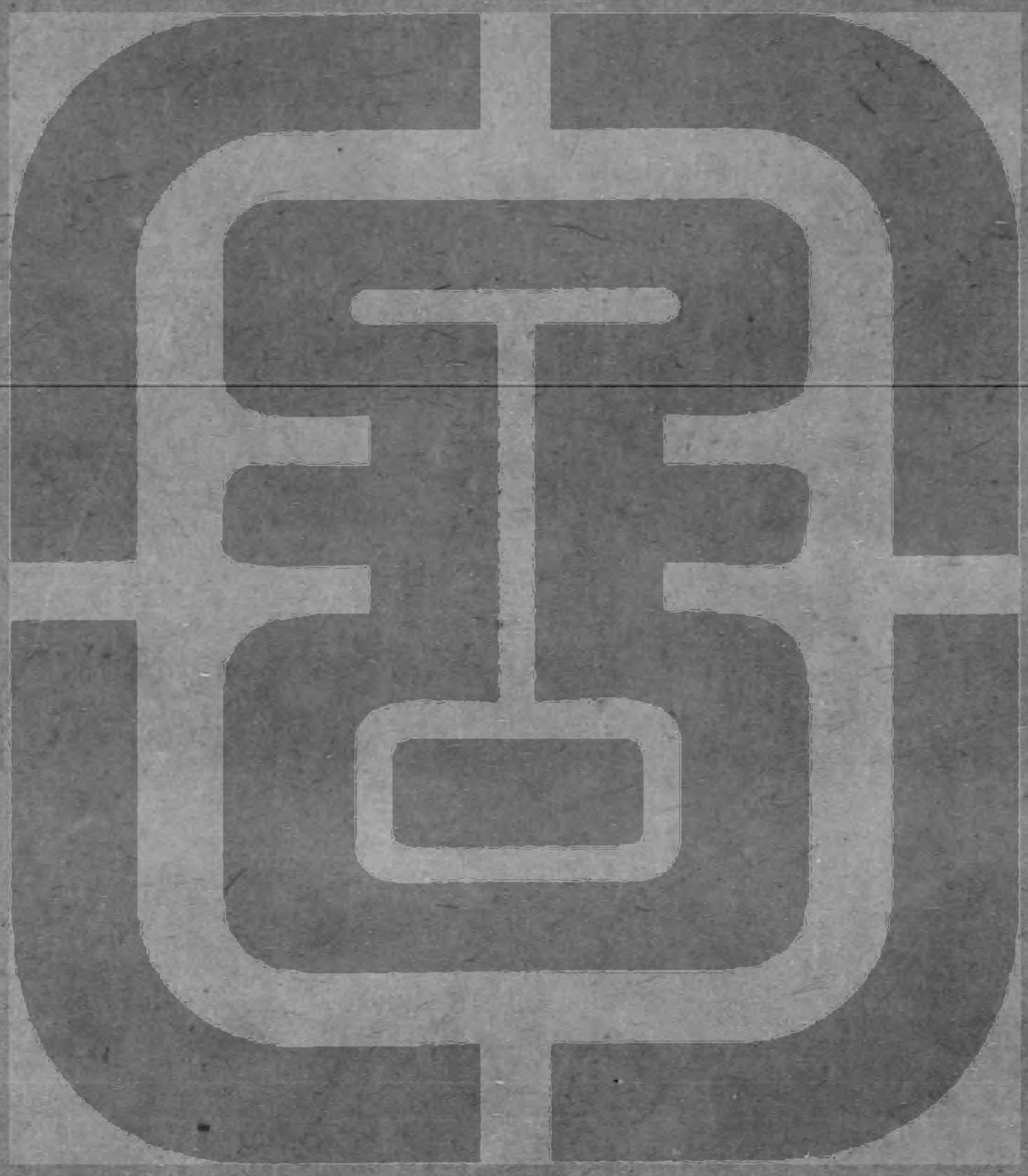
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
關中侯並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
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西鄉侯資樂陽
亭侯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
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詔喻多放所爲
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候得權書
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
蒲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以見

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皆加侍中光祿大夫景
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
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
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
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
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
故耳帝曰書奏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
召太尉司馬懿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
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懿勿使來尋更見放資

曰我自召懿而曹肇等及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
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爰竟宇獻肇朗官懿亦
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初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
平殿中有鵲栖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二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
愛子一人為亭侯各千戶嗣都尉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
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
司六年放轉驃騎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

一人亭侯各千戶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請
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侯
子正嗣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
故三年薨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脩不如
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亦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
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
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
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辭離石子後之論者言放資
稱贊曹爽勸召司馬懿魏室之亡實基於此故指此二

人爲奸回之首蓋有以也

列傳第二十八卷上

通志百十五上